

中国文库

· 史学类 ·

台湾通史

(上)

连横 著



中国出版集团
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
中国文库
史学类

台湾通史

(上)

连横著

中国出版集团

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三联书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台湾通史/连横著. - 北京: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2011.9
(中国文库)

ISBN 978-7-108-03736-7

I. ①台… II. ①连… III. ①台湾省-地方史 IV. ①K295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86350 号

责任编辑:徐 军

整体设计:翁 涌 李 梅

责任印制:王铁生

台湾通史

Taiwan Tongshi

连 横 著

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三联书店 出版

<http://www.sdxjpc.com>

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编:100010

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11 年 9 月第 1 版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:26.75

字数:910 千字 印数:1-4500

ISBN 978-7-108-03736-7

定价:59.50 元(全二册)

“中国文库”出版前言

“中国文库”主要收选 20 世纪以来我国出版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、文学艺术创作、科学文化普及等方面的优秀著作。这些著作,对我国百余年来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积极的影响,至今仍具有重要价值,是中国读者必读、必备的经典性、工具性名著。

大凡名著,均是每一时代震撼智慧的学论、启迪民智的典籍、打动心灵的作品,是时代和民族文化的瑰宝,均应功在当时、利在千秋、传之久远。“中国文库”收集百余年来名著分类出版,便是以新世纪的历史视野和现实视角,对 20 世纪出版业绩的宏观回顾,对未来出版事业的积极开拓,为中国先进文化的建设,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贡献。

大凡名著,总是生命不老,且历久弥新、常温常新的好书。中国人有“万卷藏书宜子弟”的优良传统,更有当前建设学习型社会的时代要求,中华大地读书热潮空前高涨。“中国文库”选辑名著奉献广大读者,便是以新世纪出版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,帮助更多读者坐拥百城,与睿智的专家学者对话,以此获得丰富学养,实现人的全面发展。

为此,我们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为指导,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,坚持贯彻“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”的方针,坚持按照“贴近实际、贴近生活、贴近群众”的要求,以登高望远、海纳百川的广阔视野,披沙拣金、露钞雪纂的刻苦精神,精益求精、探赜索隐的严谨态度,投入到这项规模宏大的出版工作中来。

“中国文库”所收书籍分列于 6 个类别,即:(1)哲学社会科学类

(哲学社会科学各门类学术著作);(2)史学类(通史及专史);(3)文学类(文学作品及文学理论著作);(4)艺术类(艺术作品及艺术理论著作);(5)科技文化类(科技史、科技人物传记、科普读物等);(6)综合·普及类(教育、大众文化、少儿读物和工具书等)。计划出版约1000种,分辑出版。自2004年以来,已先后出版四辑,每辑约100种,分精平装两类。2011年时值辛亥革命100周年,特将“中国文库”第五辑作为“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”特辑推出,主要收选民国时期原创性人文社科类名著。

“中国文库”所收书籍,有少量品种因技术原因需要重新排版,版式有所调整,大多数品种则保留了原有版式。一套文库,千种书籍,庄谐雅俗有异,版式整齐划一未必合适。况且,版式设计也是书籍形态的审美对象之一,读者在摄取知识、欣赏作品的同时,还能看到各个出版机构不同时期版式设计的风格特色,也是留给读者们的一点乐趣。

“中国文库”由中国出版集团发起并组织实施。收选书目以中国出版集团所属出版机构出版的书籍为基础,并邀约其他数十家出版机构参与,共襄盛举。书目由“中国文库”编辑委员会审定,中国出版集团与各有关出版机构按照集约化的原则集中出版经营。编辑委员会特别邀请了我国出版界德高望重的老专家、领导同志担任顾问,以确保我们的事业继往开来,高质量地进行下去。

“中国文库”,顾名思义,所收书籍应当是能够代表中国出版业水平的精品。我们希望将所有可以代表中国出版业水平的精品尽收其中,但这需要全国出版业同行们的鼎力支持和编辑委员会自身的努力。这是中国出版人的一项共同事业。我们相信,只要我们志存高远且持之以恒,这项事业就一定能够持续地进行下去,并将不断地发扬光大。

“中国文库”编辑委员会

章太炎先生序

伟哉！郑延平之启台湾也。以不毛之地、新造之国，而抗强胡百万之众，至于今遂为海中奥区焉。余昔者闻其风烈，以为必有遗民旧德在也。直富有票举兵，余与其人多往复，为有司所牵，遂而至台湾。台湾隶日本已七年矣，犹以郑氏旧事，不敢外视之。逾十年，汉土光复。又十四年，遗民连雅堂以所作《台湾通史》见示。

台湾，故国也。其于中国，视朝鲜、安南为亲。志其事者，不视以郡县，而视以封建之国，故署曰通史，盖《华阳国志》之例也。郑氏多武功，政治润略，清人得之，从事亦尚简，故所言不能如《华阳国志》详备。若其山川、邑落、物产、谣俗之变，则往往具矣，然非作者之志也。作者之志，盖以为道士训者必求其地建置之原。台湾在明时，无过海中一浮岛，日本、荷兰更相夺攘，亦但羁縻不绝而已，未足云建置也。自郑氏受封，开府其地，子遗士女，辐辏于赤嵌，锐师精甲环列而守，为恢复中原根本，然后屹然成巨镇焉。郑氏系于明，明系于中国，则台湾者实中国所建置。其后属清、属日本，视之若等夷。台湾无德于清，而汉族不可忘也。余始至台湾，求所谓遗民旧德者，千万不可得一二。今观雅堂之有作也，庶几其人欤？

豪杰之士无文王而兴者，郑氏也。后之豪杰，今不可知。

虽然披荆棘、立城邑于三百年之上，使后世犹能兴起而诵说之者，其烈盖可忽乎哉？雅堂之书，亦于是为台湾重也！

民国十六年一月 章太炎

张继先生序

自开罗会议决定台湾复归我有，举凡台湾历史、地理、政治、经济，益成为国人研究之对象。然有系统之著述，尚不多觐，学者病焉。

《台湾通史》者，史家台湾连雅堂先生之遗著也。忆初刊于二十年前时，余得先读。以子长、孟坚之识，为船山、亭林之文，叙述自隋代以至甲午千余年之间之事，纲举目张，巨细靡遗，且包藏人类生存为历史进化重心之奥义，洵为近世中国史学之伟作也。余曾代乞章太炎先生为之作序。近者商务印书馆闻雅堂哲嗣震东君存有是书，欲其重版以饷国人。且以著者抱失地之痛，抒故国之思，激发正气，非斯人不能作也，因征诸震东。震东亦以是书如流传宇海，不特彰先人之精忠，亦且发潜德之幽光，欣然许之。乞序于余。

雅堂先生平生著作丰富，《台湾通史》而外，如《台湾诗乘》、《台湾语典》及诗文集等书，无不充沛民族精神、爱国热诚。尝以台湾所失者土地，而长存者精神；民族文化不灭，民族复兴亦可期。民国二十年，震东返国，賁雅堂致余书曰：“昔子胥在吴，寄子齐国；鲁连蹈海，义不帝秦。况以轩辕之胄，而为异族之奴，椎心泣血，其能无痛？且弟仅此子，雅不欲其永居异域，长为化外之民。因命其回国，效命宗邦也。”真挚沉痛，大义凛然，感动之深，历久难释。今胜利到临，台湾收复

指日可待。余向以雅堂存台湾于文化者，今竟重光台湾，虽雅堂不及目睹，而震东克绍先人遗志，服务祖国，且已实际参加收复台湾之工作，而其呕心之作，又得随乡邦重光而重刊之，永垂不朽。雅堂有知，亦可含笑于九泉矣。今后台湾历史，应如何发扬光大之，深有赖于读是书者，而于震东君尤殷殷属望焉。

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倭寇正式无条件投降日 张 继

徐炳昶先生序

中华民国三十四年连雅堂先生所著之《台湾通史》第一次在国内印行。六月，排版将毕，其哲嗣连定一先生命余作叙。余与定一先生十余年故交，谊不敢辞，乃秉笔而言曰：

凡住居于此员輿上之民族，苟能不安僊野，黽勉前进，均必能在文化上有所贡献，以传遗后世，以沾溉人类。惟因时地不同，环境差殊，故每民族所创造之文化均必押有其环境之印记，于大同之文化体中有特异焉。此特异点与创造民族之盛衰分合有密切之关系，籀绎古史者不可不慎思而明辨之也。

我中华民族所创造之文化为世界巨大文化之一，殊无疑义。其特异点，依吾人之所探寻，盖有三端：一曰缓，二曰久，三曰稳。自人类学者证明吾民族为中华之土著而外来之说绌，其莫居于斯土也已不知其绵历几万年。从有传说计起，炎、黄、羲、皞以后盖已超过五千年。其同时之文化民族，若埃及人，若两河间人，其进入历史皆比中国较早。埃及之第十二朝（西元前二十与十九两世纪），与将来第十八朝之阿门诺斐斯四世时（西元前十四世纪），其声名文物盖已灿然大备。巴比伦之哈莫拉比王（西元前二十二世纪末），文治武功烜赫当时，其详备法典所刻之原石尚在，为历史家之异珍。希腊民族脱游牧而进农事已当我商代后期，其传说历史晚于我国者一两千年，然其文化突飞猛进，至我国春秋战国之交，已足冠冕群伦。我国炎帝

族之肇始农业，当在距今四千年之前，然夏、商古史犹复暧昧，周代蹶起，文化始渐可与哈莫拉比时相比。及孔、老、墨诸子勃兴，而哲学思想始得与后进之希腊诸贤哲并驾。经历奕世，始跻于高度文化之林，则其缓也。埃及及两河间之古代文化，至西元前三世纪已完全泯灭，希腊高尚文化，至后六世纪查士丁尼大帝封闭雅典学校后亦薪尽火绝。而中国之文化独迢迢四五千祀，未尝中绝，自秦始皇至今二千余年，史事之载于正史者无一年之缺逸，尤为世界各国之所无有，则其久也。埃及前有希克索诸王之残掠，后有亚述人之蹂践。两河间前经赫底特人之横扫，后经迦塞特人之潜入。亚述大帝国兴勃亡忽，拟迹秦、隋。迦勒底后起，数十年而灭，盖无足述。此诸国者，其兴也，驰骛震耀，举世弢眩；其颓也，昏昧黷乱，永永长夜。希腊人思想文艺之所诣，腾踔高跻，匪惟超前，抑几绝后，其末叶之所遭尚不致如前二方之惨凄，然在中世纪，其鸿文玄著不过匿迹于修道院蛛网尘封之间。拜占庭帝国文人名延一线之传，然亦不过尚能寻章摘句，作盲目之景行而已。我国三代、秦、汉二千余年，止有朝代之嬗易，却无浅化人民入撼文教之础石。南北朝、五代、金、元及明、清之交，虽或禹域云扰，或异族篡统，而仁人义士当兹八方同昏之际，仍风雨如晦，鸡鸣不已，独握天枢以争剥复之运，卒能使旧有文化不惟不因离乱而致萎荼，反因思想之奋厉而愈启光芒。结果异方侵入之浅化人士因仰羨而同化，历阡危一次而我中华民族增庶增强一次。即至近百年来，我兵力、经济、文化皆受西方人严重之压抑，而终受有广土众民以备此八九年独立抗战之潜能，则其稳也。缓近于绌而稳毗于优，久介其间而斡其运，微久无以补缓之缺，微稳亦无以奠久之基。然微、缓，则其于政也，多强迫急制之音，少优柔饜飫之趣，故亦终难收可大可久之效。则缓与稳虽似优绌相反，而实系一事的两方，去此一则彼一亦失。斯义对

庶政或非显著，而惟异族相遇，俗迥化殊，急若束湿，虽亦偶获近效，而欲其雍容涵育，久且融为一体，绝不可得。一旦束断，凌乱溃散，或返其故，或且有甚于故者。我国数千年来，与四周浅化人民之相处，毫无奇策，亦惟是“修其教，不易其俗。齐其政，不易其宜”。“用夷礼则夷之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。”渐渍之以文化而不束缚之以政刑，只注意于风俗习惯之渐由异而同，绝不设法加强各民族间之此疆与彼界，无迫促同化之意。而潜移默化，皆可抱孕融合于不自觉，以视十九世纪东西列强所用之禁用语言，迫抑习俗之政策大异其趣。不急同化者终得同化，急于同化者卒难同化，自然演进之迟速与人意中之迟速常多睽违，天下事大抵然哉。

台湾与我闽疆一苇可通，其通中国也自隋，至今日千余年，即至明季郑氏之逐荷兰人亦已千有余年也。此千余年间我闽、广人民与斯地土著逐渐融合之陈迹，虽史缺有间，而用近一二百年间我侨民在南洋诸岛与土民融合之经历相比较，固不难想象以得。大陆移民在台湾者经历久远，至郑氏时与土人盖已融为一体。虽高山深谷之中，因地势之限隔，小有流遗，未尽同化，而全局固无大殊异。明季之争，非郑氏与荷兰人之争，乃吾中华民族与少数侵入之西洋人相争，故其胜败之数不待蓍蔡。此后斯土虽随全国之后由清廷征服，而我民族同化之伟业固仍继续进行。

清末，日本人窃据，以数十年之力即欲攫为己有。其施政也又徒暴力以压，迫切以求，四五十年中未尝念及土著之应有选举权与否。及迫于丧失，始思开放一小部分不平等之应得以为钩饵，所施极狭，所愿奇奢，多见其不知量也。

今日故土恢复在即，吾国人对于斯土千余年之经历，亟宜有所研讨以备来日之鉴戒。而有关之典籍文献殊未丰富，识者憾之。雅堂先生为吾国老民党，邃于史学，积数十年之力，成

《台湾通史》巨著。余尝读其书，吾先民千余年艰辛缔造之遗迹罔弗觐陈。且斯时正值日本人压迫唆削之际，故先生对于民族之痛，怀之至深；于割地后诸英杰毫无希望，而犹艰贞力争自由之逸事，再三致意。且搜罗弘富，于岛中动植矿物之蕴藏，亦皆据耳目之所睹闻，据实列述，不作浮光掠影之谈。乃叹邦人君子，如尚不愿将祖先之所惨淡经营者完全置诸脑后，则对此书允宜人手一编。惟前仅印行于日本，国人得之非易，今幸商务印书馆不顾抗战八年后印刷之困难，勉力排印，已可与邦人君子相见。又喜胜利在望，父老兄弟归祖国之怀抱有日。斯书印成正值其时，故不辞愚陋，略书数语以志欣感。又希望国人鉴于我民族及荷兰人、日本人在斯土盛衰递嬗之往事，葆吾所长，勉吾所短，以绵续吾先民之丰功伟烈于无穷也。

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六月十五日徐炳昶
敬叙于云南昌谷县络索坡之适然居寓斋

林资修先生序

台湾背归墟而面齐州，岂即列子之所谓“岱舆”、“员峤”耶？志言台湾之名不一，或曰“大宛”，或曰“台员”，审其音盖合“岱舆”、“员峤”二者之名而一之尔。其地自郑氏建国以前，实为太古民族所踞，不耕而饱，不织而温，以花开草长验岁时，以日入月出辨昼夜。岩居谷饮，禽视兽息，无人事之烦，而有生理之乐，斯非古之所谓仙者欤！抑亦因生齿未繁，乃得以坐享天地自然之利尔。

闻之故老言，吾族适此之先，尝佣耕于诸番，为之诛荆棘，立阡陌，终岁勤动，不遑宁处，所赢者即节衣缩食之余也。彼坐收十五之税，而常苦不足，终且货其产于我，则我劳而彼逸，我俭而彼奢也。故观夫草衣木食之时，天之福诸番，不可谓不厚矣。使其闭关自守，无竞于人，虽至今嘯傲沧洲可也。一旦他人入室，乘瑕蹈隙，月进而岁不同，乃彼昏不知，犹懵焉无改。夫因陋就简之习，则其得于天而失于人也固宜。

抑又闻之吾先民之垦草此土也，其葬于蛇豕之腹，埋于榛莽之墟者，不知凡几，故又呼之曰“埋冤”。然卒底于成者，则前仆后继惨淡经营之力也。迄于今，休养生息数百年，取益多而用益宏，食者众而生者寡。虽然微大力者负之而走，吾知乔木先畴犹将易主，而况巧拙相悬、强弱异势乎？彼深山穷谷中

雕题凿齿之遗，固已窃笑于旁而议其后矣。世之读此书者，其亦念筭路蓝缕之勤，而恍然于城郭人民之变也哉。

丙辰夏五 东宁林资修序于雾峰之麓

徐珂先生序

左丘明作《春秋传》，以三十卷括二百四十年之事，于会升贤之。司马迁作《史记》，叙三千年事，仅五十万言。班固作《汉书》，叙二百四十年事，至八十万言，其烦省之异若是。张世伟乃谓班不如马，刘知几则言古今不同，势使之然，不得斥近史为芜累。然哉！然哉！今珂读连君雅堂《台湾通史》，见其烦省适中而三复叹美之者以此。通史者，通贯古今之史，与断代史异，则尤易烦不易省者。雅堂为是，凡一千二百九十年之事，悉具于八十八篇，而乃巨细毕举，无漏无蔓。盖为纪四，为志二十四，为传六十。踵龙门之例而变通之，附表于志中，取便观览，为今之学者计也。其所纪载，始隋大业元年，终清光绪二十一年。台湾文献，于是不坠。

抑珂尝闻之，知几谓作史须兼才、学、识三长。雅堂才、学伟矣，其识乃尤伟。知民为邦本，非民则国葛以立，故于民生之丰啬，民德之隆污，详言之。视昔之修史徒重兵、刑、礼、乐者，何如耶？珂不敏，比亦粗有撰述，于民事辄致详，犹雅堂之志也。既卒读，爰书此以归之。

民国三十四年仲夏 杭县徐珂谨书于上海

自序

台湾固无史也。荷人启之，郑氏作之，清代营之，开物成务，以立我不基，至于今三百有余年矣。而旧志误谬，文采不彰，其所记载，仅隶有清一朝，荷人郑氏之事，阙而弗录，竟以岛夷海寇视之。呜乎！此非旧史氏之罪欤？且府志重修于乾隆二十九年，台、凤、彰、淡诸志虽有续修，局促一隅，无关全局。而书又已旧。苟欲以二三陈编，而知台湾大势，是犹以管窥天，以蠡测海，其被囿也亦巨矣。

夫台湾固海上之荒岛尔，筚路蓝缕以启山林，至于今是赖。顾自海通以来，西力东渐，运会之趋，莫可阻遏。于是而有英人之役，有美船之役，有法军之役，外交兵祸，相逼而来，而旧志不及载也。草泽群雄，后先崛起，朱、林以下，辄启兵戎，喋血山河，藉言恢复，而旧志亦不备载也。续以建省之议，开山抚番，析疆增吏，正经界，筹军防，兴土宜，励教育，纲举目张，百事俱作，而台湾气象一新矣。夫史者民族之精神，而人群之龟鉴也。代之盛衰，俗之文野，政之得失，物之盈虚，均于是乎在。故凡文化之国，未有不重其史者也。古人有言：“国可灭，而史不可灭。”是以郢书燕说犹存其名，晋乘楚机，语多可采。然则台湾无史，岂非台人之痛欤？

顾修史固难，修台之史更难，以今日而修之尤难。何也？断简残编，搜罗匪易，郭公夏五，疑信相参，则征文难。老成